

58,1022
LSK

生物科學狀況



著

087121 7085
60200



生物科學狀元

著 者 李 學
校 人 建 周
譯 者 獨 • 何 李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一九四九年北平——

生物科學狀況

著者 李 森 科

譯者 李 何・獨 伊

印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

○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

一九四九年八月

在北平印造華北版第一版

前記

我很高興，能够儘先讀到李何先生與獨伊女士翻譯的蘇聯李森科講『生物科學狀況』的報告的稿子。這報告的重要性是無須多加說明的。李何先生與獨伊女士把這一重要的報告翻譯成中文，必然將受無數中國讀者的歡迎。

前一世紀，大自然科學者查理士達爾文的多年勞作，總結了前人的研究，加上他自己研究的成果，把生物學安放在唯物論的基礎上面，建設了科學的生物學，即把生物學成了真正的科學。但達爾文的學說裏有着錯誤的一面，即把馬爾塞斯的『人口論』裏錯誤的觀念移植到生物學裏。另有些人再把那些錯誤觀念裝上『理論化』的外表又移植到人類社會裏來，造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錯誤觀點。有些達爾文的繼承者，例如赫胥黎，便把從馬爾塞斯移植進去的『

生存鬥爭』的觀念加以擴大與強調，這等『學說』介紹到中國來以後，許多智識分子的腦裡，印上了『物競』，『天擇』，及『優勝劣敗』一類的詞句。我還記得先前故鄉有一位中學英文教員寫了一篇短劇，形容京戲開場時鑼鼓的聲音就是『極劣敗，極劣敗！』云。

另有些稱為新達爾文主義者實際上是反達爾文主義的人們，例如魏斯曼，把達爾文正確方面的勞績掩沒了，唱道所謂生殖質連續說。據他說起來，個體的生殖質不是個體產生的，却是上代預留下來的，個體的這一軀殼祇是生殖質的副產物，所以個體受到生活條件的影響，不能影響生殖質，個體的性質全由生殖質來決定。孟德爾與摩爾根一派的學說與魏斯曼屬於一家，他們也說遺傳因子對生活條件是絕緣獨立，不相依靠的。把生物學又轉移到唯心論裏去。這些學說也很快的輸入到中國，印到許多智識分子的腦裏，又與強化過的達爾文的錯誤方面的觀念結合起來，不但與生產隔離，而且造成一種錯誤的生物學主義的觀點：把個人及民族的性質看作由生物的遺傳性決定；且把戰爭看作生物學的必然性。

李森科的這篇報告，便以批判與褒獎達爾文學說開始：指出這一學說裏那些是要得的，那些是要不得的，正確的方面應當把它發揚，錯誤的方面應當批評與糾正。

其次，李森科把魏斯曼及孟德爾、摩爾更學理加以透澈的批評及駁斥。他指出魏斯曼學說與孟德爾、摩爾根學說完全屬於一個體系。孟德爾、摩爾根學派不但完全接受了而且可以說更加深了魏斯曼的形而上學的觀點。他澈底地反對生殖質獨立存在的魏斯曼說，也否定了孟德爾、摩爾更學派遺傳因子不受生活條件影響的意見。

然後，李森科指出蘇聯植物學者米丘林的理論基礎。他說明了米丘林把魏斯曼到摩爾根的基本論點完全推翻。米丘林認遺傳性的變化是生物體變化的結果，生物體的變化則由於某種生物一定的代謝作用，同化作用類型發生偏差所致，這種偏差的發生，則由生活條件引起的。

我們祇要明瞭生物與所必要的生活條件是統一體，生物在生活的過程中，不絕地進行着代謝作用與同化作用，即不絕的把外界之物構成自身之物，同時

又不絕的把自身之物分解，成爲外界之物，排出體外去（一般地說），而且這種代謝作用的進行，又與溫度、水分、陽光等有關係，便可知道：生物體與生活條件是不可能分離的。生殖質與生物身體的關係也同樣不能分離，米丘林主要從植物界舉出許多證明，在動物界方面的例子，也散見於別人的研究與著作裏。

這種知識的獲得與這種研究方向的認識，便愈加有方法支配生物的生活與發展，益發能够掌握改造品種的可能性，李森科的報告裏曾鄭重地提出米丘林的『我們不能等待着自然賜給我們東西，向自然去要東西才是我們的任務』的名言，我們應當牢記這名言，並知道它的重要性。

在把國民黨的賣國反動政府已經打垮，急須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並穩步地走到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的今日，自然科學工作者須要走進工農大衆的隊伍裏，與工農大衆互相學習。這當然不是說自然科學理論應遷就落後的生產技術，使它降低，却正相反，是要設法有步驟有計劃地把它提高起來。自然科學者有用他的理論知識做一個生產工作的技師或工程師，努力於解除生

產進步上的障礙，與如何提高生產的任務。自然科學與生產聯系的含義，也不是說它的理論，祇要能供目前的應用已經足夠，高深的學理用不着研究了。當然應該研究，而且研究得愈高深愈好，不過研究室所得的成果，也要與生產相結合，不與生產脫節。自然研究的目的向着爲人民的利益以至爲人類的幸福時，就成了爲人民服務。李森科的報告裏告訴了我們自然科學的新方向：就是新的自然科學不像舊科學的祇以解釋自然爲滿足，新科學的任務是在改造自然。這一正確的方向，就是今日自然科學工作者們工作的方針。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二日 周建人寫於北平

目 錄

前記	一—五
代序	一—九
生物科學狀況	一〇—九七
報 告	一〇—七二
（一） 生物科學——農學底基礎	一〇
（二） 生物學史：一個思想鬥爭的歷史	一一
（三） 兩個世界——生物學中兩種觀念形態	一七
（四） 孟德爾主義——摩爾根主義底煩瑣哲學	二六
（五） 「遺傳質」學說中的不可知論	三五

譯後記

.....九八一—一〇〇

決議

.....九四—九七

結論

.....七二—九三

- (六) 摩爾根主義——孟德爾主義之毫無成就.....四〇
- (七) 米丘林學說——科學的生物學底基礎.....四七
- (八) 把米丘林學說獻給青年的蘇維埃生物學家幹部.....六三
- (九) 爲創造性的科學的生物學而鬥爭.....六六

代序

更高地舉起先進的米丘林生物科學的旗幟

——真理報社論——

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會議日前結束了它的工作。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所批准的、科學院會員李森科在這次會議上關於生物科學狀況的報告，表達着布爾什維克黨底路線。

生物學，作為生物界之發生與發展底規律的科學，乃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世界觀底自然科學基礎最重要組成部份之一。因此，會議底工作引起全國人民的關心，這是顯然的。蘇維埃人民——鬥士與創造者的人民——一次

又一次地看到，我們偉大的列寧——斯大林黨所如此關心地保護與發展的先進科學底利益，對於他們是何等親切。

在科學院會員李森科底報告中，深刻而明確地說明：在生物科學中存在着兩個截然對立的方向：進步的、唯物主義的——米丘林的方向，它是以其創始人——偉大的自然改造者、蘇維埃傑出的自然科學家米丘林而得名的；反動的、唯心主義的——魏斯曼主義的（孟德爾主義——摩爾根主義的）方向，其創始人是資產階級生物學者魏斯曼、孟德爾、摩爾根。

生物科學在其發展底全程中曾經是尖銳的思想鬥爭舞台。現在，米丘林生物科學反對生物學中魏斯曼主義方向的鬥爭，也是兩種不可調和的世界觀的鬥爭——辯證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科學反對神秘主義的鬥爭。這是蘇維埃科學家——米丘林主義者和國外進步的科學家，反對反動的生物學家——魏斯曼主義者的，在思想上的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先進的科學家——米丘林主義者進行着反對向反動的資產階級生物學者奉承和阿諛的鬥爭。可惜，這種奉承和阿諛還存在於一部份蘇維埃生物學家之中（如像施馬

爾加吾眞、查沃多夫斯基、熱布拉格、杜賓寧等）。反動的、唯心主義的、魏斯曼主義——摩爾根主義的『學派』底代表們，離開了蘇維埃人民底緊要的利益，不僅站在蘇維埃人民爲社會主義社會的利益所作的有計劃地改變自然界的鬥爭之外，而且走上了不配作爲蘇維埃科學家的、反對先進的米丘林學說的道路。他們不去幫助本國人民解決迫切的任務，特別是在農業方面的迫切任務，反而客觀上妨礙農業科學的進程和阻止農業科學成就之推廣。他們的世界觀帶着異己的、資產階級觀念形態的印記。他們的科學活動往往比任何不活動還要壞。

蘇維埃的科學家——米丘林主義者是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的，這個原理就是：『辯證唯物主義乃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黨底世界觀。它之所以叫做辯證唯物主義，就是因爲它對自然界現象的觀察方法，它用以研究自然界現象的方法，它用以認識這些現象的方法，乃是辯證的，而它對於自然界現象的解釋，它對於自然界現象的瞭解，它的理論，乃是唯物主義的』（斯大林）。

把生物學家分爲兩個不可調和的陣營的極端尖銳化的鬥爭，其基本的問題是一個老問題：植物和動物有機體在其生活過程中既得的特徵和特性能否遺傳？換句話說，植物和動物本性（nature）之質的變化，是否依賴於影響着生物、影響着有機體的生活條件的性質？

由米丘林、威廉姆斯、李森科底勞作所發展起來的米丘林學說，實質上是唯物主義的——辯證的，以事實肯定這種依賴性。

生物學上孟德爾——摩爾根的方向，實質上是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的，毫無根據地否認這種依賴性。

從摩爾根主義者看來，生物界乃是沒有必然聯繫和規律性的、偶然的、分割的現象之混亂境界。一切所謂孟德爾主義——摩爾根主義的定律，都是建築在偶然性的思想之上。然而真正的科學乃是偶然性的敵人。

米丘林說過：『我們不能等待自然界的恩惠；我們的任務是向自然界那裡奪取它們』。

米丘林學說底偉大改造力，在於它與社會主義農業的實踐，與集體農場及

國營農場之密切聯繫。米丘林主義者們在與解決社會主義農業底重要實際任務不可分離的聯繫中，處理深奧的理論問題。米丘林主義者們有意識地並且有計劃地改變植物和動物底生活條件，改變它們的本性，從而改變它們的遺傳性（heredity）。

米丘林創造了三百多品種水果（fruit）與漿果（berry）作物。這些果種在收穫量、耐寒力和滋味上超過許多舊種，尤其是超過那些外來種。米丘林果園遍佈全國。李森科底巨大功績在於他高舉了生物學上的米丘林的旗幟，發展了米丘林學說，並且以農業生物科學上出色的成就，豐富了社會主義的農業。穀類作物的春種化，（在播種之前，對種子加工，加速種子的成長和成熟過程，例如使冬麥變為春麥。——譯者註）。在南部乾燥區域馬鈴薯的夏季栽植，冬小麥與冬棉的變種，提高稷（millet）底收穫量的辦法，在東部區域穀類農作物籽種保暖的方法，採棉法，以及其他農業生物學的成就，大大提高了國營農場與集體農場的農作。

多古契夫與威廉姆斯底混種法及其合理化的輪種法，保護田地的地帶，最

完善的土地耕作法與下肥法，乃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是我們的社會主義農業底巨大成就。米丘林主義者的家畜飼養家底成就也是偉大的。

與米丘林科學相對立的，摩爾根主義——孟德爾主義者關於脫離生物體及其生存條件而獨立的特殊的遺傳質（hereditary substance）的偽科學學說，使科學家和實際工作者在其改變植物與動物底本性的鬥爭中解除武裝，因此帶給社會主義的農業以害處。脫離人民的，不能給實踐以明確的前途、以指針的力量和以勝利的信心的科學，不配叫做科學。

因此，在其毫無成就的研究中，從事於脫離實際的實驗的魏斯曼主義擁護者，在會議上不能夠顯示其任何實踐的成績，這不是偶然的。

與會者給了蘇聯高等教育部以嚴格與正直的批評，因為在許多高等學校裡（包括萊蒙諾梭夫莫斯科國立大學和季米里雅結夫農業科學院在內），生物學講授的情況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在那裡多年宣傳了生物學中的反動理論，而米丘林學說則遭到了歧視。

蘇聯農業部負有重大責任，因為在它所處的教育機關、科學研究院、實驗

站中，孟德爾主義者——摩爾根主義者的反動觀點影響巨大，沒有受到反擊。這給農業幹部和動物飼養幹部的思想教育事業帶來了嚴重的損失，並且給農業帶來了害處。

列寧農業科學院的會議總結了生物學上兩種方向的多年鬥爭，並且證明了米丘林方向完全戰勝了在理論和實踐上已告破產的孟德爾主義——摩爾根主義。

米丘林生物科學不只是全世界生物學的先進科學家所貢獻的一切進步成就的當然繼承者。它還創造性地發展了達爾文主義的進步方面，它同時勇敢地拋棄了一切反動的東西。

在其基本特點上無可爭辯地是唯物主義的達爾文理論，擊破了以神爲生物界發生與發展之起源的僞科學的概念。然而它含有一系列本質上的錯誤。例如，與唯物主義的原理並列地，達爾文把英國牧師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狂妄的反動綱領搬到自己的進化論中去。魏斯曼主義者們在生物學中採納了這些反動的馬爾薩斯思想，並且宣傳它。